

# 诗人希尼的身份建构困境及其对策

戴鸿斌 张文宇

**摘要:** 本文从爱尔兰—英国诗人希尼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入手,考察他的整体创作,以客观事实和具体的文本论证:希尼应对其两难身份的策略并非一以贯之,而是在不断调整和发展。希尼在早期创作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爱尔兰的立场和身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爱尔兰的沦丧文化具有危机意识,但在“拥有了双重国籍后”,他依然没有轻易弃离爱尔兰身份。希尼最终寻求到完美的“平衡”策略,承认了自己的英国—爱尔兰二元身份。这种“求和”的策略是他反思文学、社会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的产物,也与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相适应。

**关键词:** 希尼 身份 策略

**作者简介:** 戴鸿斌,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张文宇,新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研究。

---

**Title:** Seamus Heaney's Identity Predicament and His Corresponding Strategy

**Abstract:** Referring to the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Seamus Heaney's time, this article explores his works and argues that he adopts an inconsistent strategy in the choice of his controversial identity. He is adjusting and developing the strategy all the time. In his early works, he did not hesitate in choosing and displaying his Irish identity.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he senses the degradation crisis of Irish culture. However, with his dual nationality, he does not readily renounce the Irish identity, which, in some sense, indicates he acknowledges both his Irish identity and English identity. Heaney's balanced strategy is the product of his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 among literature, society and history.

**Keywords:** Seamus Heaney, identity, strategy

**Authors:** Dai Hongbin <sohudhb@sohu.com>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China (361005), who specializes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Zhang Wenyu<1305655053@qq.com>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jiang, China (830002), whose major research field is translation.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开始对199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谢默斯·希尼(1939—)进行介绍和研究。到目前为止,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论文,其中有对他的诗歌创作和特色进行全面评价的,如张剑的《谢默斯·希尼的生平与创作》和吴德安的《希尼的诗歌艺术》,有专门阐释他的系列诗歌或单部诗集的,如何宁的《论希尼的“沼泽”系列诗歌》和李成坚的《寻找爱尔兰文化和政治的言说方式》,还有论及他诗歌的功用和意义的,如李成坚的《作家的责任和承担——论谢默斯·希尼诗歌的人文意义》和张剑的《文学、历史、社会:当代北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的政治诗学》……可以说,学界对他的研究正在走向全面深入。

希尼本人的特殊经历,为他的身份问题提供了研究的新视角。他1939年出生于英属北爱尔兰,但于1972年迁居爱尔兰共和国,后来定居在都柏林。受英国和爱尔兰这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熏染过的希尼到底应该被称为英国诗人,还是爱尔兰诗人?他的诗歌体现了何种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希尼本人怎样认识和看待他的身份问题?这些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至今,主要有两种观点:以董洪川和杜心源为代表的认为希尼的诗歌继承了爱尔兰传统,建构出复杂的现代爱尔兰身份<sup>1</sup>;以李成坚为代表的认为希尼诗歌体现了其爱尔兰身份和英国身份的双重特色,他本人采取了平衡策略以试图摆脱身份困境<sup>2</sup>。本文尝试从希尼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入手,考察他的前期和后期创作,以客观的事实和具体的文本论证指出:希尼应对其两难身份的策略其实在不断调整和发展变化,并非一以贯之的。

## 一、民族记忆与爱尔兰身份

希尼在早期创作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爱尔兰的立场与身份。他出版的第一部诗集《自然主义者之死》(*Death of a Naturalist*)“确立了他在北爱尔兰诗歌复兴中的领导者地位”。(Kastan 22)其中的第一首诗《挖掘》(“Digging”)不仅展示了他初涉诗坛时的才华,更是明确表示了他对自己的爱尔兰身份的态度。他取材故乡爱尔兰的农耕生活,描述父亲和祖父在马铃薯地里挖掘泥炭的场景。希尼借助形象的意象和动作刻画勾起读者对历史上爱尔兰乡村的回忆和眷恋,也引起他们对爱尔兰历史上的饥荒的联想。诗人在诗中重复强调了作者手中的笔,他在开篇诗节中写道:

“我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支矮墩墩的笔, 偎依着像杆枪。”(希尼 2001: 7)<sup>3</sup>此句把手中之笔比喻成一杆枪, 暗示了诗集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时北爱尔兰的动荡局势。在《挖掘》的结尾, 作者再次提及“笔”:

我的食指和拇指间  
夹着一支矮墩墩的笔。  
我将用它挖掘。(8)

指间的笔对应了父亲和祖父的“铁锹”, 作者虽然“没有铁锹去追随他们那样的人”(8), 但他延续了他们的“挖掘”精神, 所不同之处在于他用来挖掘的是手中的笔。这表明了作者希尼刚开始创作时就珍视自己的爱尔兰身份, 关注爱尔兰的历史, 并决心用文字、诗歌来开掘和延续那古老的传统。

正如他在《挖掘》中所预言的, 希尼就是用诗歌来传承和昭示身份的。在后来的诗集, 如《进入黑暗之门》(*Door into the Dark*)、《在外过冬》(*Wintering out*)和《北方》(*North*)等中, 希尼选用体现典型爱尔兰地貌特征的沼泽地作为主要意象或背景, 创作了一系列沼泽诗歌。收录在诗集《进入黑暗之门》中的《沼泽地》(“Bogland”)是系列诗中的第一篇。在诗中, 希尼细致描绘了沼泽地的地形特征, 告诉读者“我们的垦荒者们不断在这里开掘”(38), 隐喻了对爱尔兰潜藏的历史的开掘, 引发读者对爱尔兰悠久的文明史的遐思。诗歌最后两行中, 作者写道: “沼泽地的凹处可能是大西洋水渗出的地方。潮湿的中心深沉无底。”(3)他用沼泽地映示了爱尔兰历史的久远和复杂, 为日后作者对此的思考和深入描写作了铺垫。如果说, 在《沼泽地》里, 希尼主要展现爱尔兰的特征和历史, 那么, 选自诗集《在外过冬》的《托兰人》(“The Tollund Man”)则是借助历史上掩埋在沼泽地里的古代托兰男尸来联系20年代爱尔兰宗教冲突的社会现状, 从而隐喻了社会历史在相同本质意义上的重演和共通, 正如何宁所说的: “诗人将爱尔兰和日德兰、图伦男子的牺牲和爱尔兰的社会冲突放在同一维度来考量, 使得爱尔兰的社会冲突更加具有传统的仪式色彩。”(92)诗中提到了在冲突中牺牲的天主教徒, 他们的尸体被清教暴徒沿着铁路拖曳。作者在诗中祈愿: “我能冒亵渎神明的危险, /使古代异教徒的泥沼成为/我们的圣地, 并向这托兰人/祈祷, 使那些散落的种子/发芽……”(59)希尼用“发芽”来象征爱尔兰民族意识的萌动和苏醒, 借此提醒爱尔兰人记住因为不同的宗教信仰而产生的民族压迫和内部冲突, 呼吁他们努力寻求和解的途径。在诗歌最后一节中, 作者写道: “在迦太兰/ 在古老的行刑教区内/ 我将感到迷惘/ 悲伤, 就像是在家乡。”(60)通过对丹麦“迦太兰”地区的行刑教区而联想到家乡爱尔兰, 希尼把古代与现

代的距离拉近,表达了自己对家乡古往今来宗教暴力的困惑,也表明了他的爱尔兰民族身份的取向。

选自诗集《北方》的《惩罚》(“Punishment”)与《托兰人》一样从描写历史上出自沼泽的尸体开始,进而联想到现实中的事件。希尼先描述了过去一位因为通奸而受到惩罚的女子形象以及她所遭受的苦难:头发被剃光,眼睛被蒙上后被沉溺于沼泽地。尽管作者的描写充满了怜惜之感,但他表明了态度:“但是我知道,那时我只能站在/惩罚你的人群中沉默如石。”(91)接着,作者联想到自己对现实中犯有同样错误的女子的态度:“我已经这样哑然地旁观过/当你叛逆的姐妹们/被头涂柏油,/在栅栏边示众哭泣,/我会默默赞许/这种文明的暴行,/同时也领悟这种仪式性的、/族群的、情欲的报复。”(92)

希尼缘何对于她们的经历如此冷漠无情了?文中“你叛逆的姐妹们”指的是当时北爱尔兰的一些与英国士兵恋爱或是反对爱尔兰共和军的女性,当时对这些女性的惩罚类似于被埋于沼泽地的女子:头涂柏油,示众羞辱。希尼的“默默赞许这种文明的暴行”和“领悟这种报复”体现了自己亲爱尔兰的政治取向和对爱尔兰身份的默认。当然,只是“哑然旁观”和“默默赞许”也说明了希尼在内心上并不是完全支持此种暴力行为。这解释了为何后来希尼改变了对个人身份的单一取向进而寻求和谐的双重身份。希尼本人说过:“当我们在追寻历史的情感时,J. C. 贝克特教授与我都相信,在涉及爱尔兰的历史问题时,我们应该回归大地去寻找延续性。”

(Heaney, *Preoccupations* 149)

为了实现“回归大地去寻找延续性”的愿望,希尼除了求助于沼泽“地形诗”,还创作了许多特殊的地名诗。在诗歌中,希尼通过特殊的爱尔兰地名来联系爱尔兰的历史传统,体现爱尔兰意识,凸显诗人的爱尔兰身份。如通过以出生地命名的诗歌《安娜莪瑞什》(“Anahorish”),诗人回顾了自己出生和度过童年时光的地方:“我的“清水之地”,/世界开始的小山/那里清泉涌出,流入/闪光的草地……”(43)如此清新的气息和诱人的美景勾起了读者对古朴的爱尔兰乡土的向往和渴望,也表明了作者对爱尔兰故乡的无比热爱和自豪之情。另一首地名诗《布罗格》(“Broagh”)展示了作者童年常去的河岸:“河岸,长长的岸边地/尽头处阔叶绿草/和浮在水面的睡莲/展向浅滩……”(49)选自诗集《野外工作》(*Field Work*)的《图姆路》(“Toome”)先描写了战争来临的气氛和情景,接着出人意料地描绘了一个平静而不为战争所影响的小村庄:“噢,驾战车的军士们,在你们蛰伏的枪上,/这个村站在这儿不动,当你们通过时站在这儿充满/活力,/这不显眼的,不可推翻的生命的中

枢。”(104)显然,在战争中能置身度外,不受影响的村庄是很少见的,这是诗人的理想,也寄托了他追求和平的美好心愿和对世外桃源式的爱尔兰小村庄的思念。大量的爱尔兰地名诗抒发了希尼的思乡之情和爱尔兰身份取向。

希尼的大部分地名诗都是以爱尔兰盖尔方言命名的。在希尼看来,以方言命名的地名的发音“仿佛喉咙里久被遗忘的盖尔音乐一般美妙……它们越过浮现在凯尔特民间情调上的文学雾霭,回归到那种古老的文明。”(Heaney, *Preoccupations* 36)在一次访谈中,希尼说:“我在某些方面忠实于我童年的方言。”(贝岭 95)作为古老的民族语言,爱尔兰的盖尔语具有悠久的文字和书写历史。但是,1831年,英国在爱尔兰设定以英语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主要语言,后来1848年爱尔兰的饥荒又直接导致了使用盖尔语的人数的剧减。盖尔语正在逐渐地被历史遗忘。尽管如此,希尼仍将盖尔语作为民族的重要标志。在用英语创作的同时,他时常使用盖尔语,特别是使用盖尔语组成的读音颇具爱尔兰特色的地名,比如前面提及的安娜莪瑞什、布罗格和图姆路等。此外,希尼还常常特意使用进入英语中的或者具有爱尔兰喉音、小舌音特色的盖尔语,如沼泽地(bog)、莫尤拉(moyola)和伴奏(consort)等。爱尔兰盖尔语的运用使诗歌具有强烈的怀旧韵味,体现了希尼的寻根溯源情结,明示了他的爱尔兰身份取向,表明了他的立场。如学者杜心源所说的:“只要人民还在生活着,语言就会存在,民族也永远会在这样的语言中找到自己身份的依据。”

(103)可以说,以下评价对于希尼的早期诗歌创作非常中肯:“对于爱尔兰的读者来说,他们在希尼的诗中找到的是一种肯定感;而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来说,希尼的诗歌向他们展现的是爱尔兰文化的魅力。”(侯维瑞 849)

在早期诗歌中,希尼以沼泽诗和地名诗等彰显其爱尔兰情绪和强烈的民族意识,表明了延续和发展爱尔兰文化的愿望,并明确昭示了他在此阶段的身份选择。

## 二、身份论争与两难选择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书,如侯维瑞的《英国文学通史》、常耀信的《英国文学简史》和刘意青的《简明英国文学史》等都收录介绍了希尼,但是他们除了称其为英国诗人还称其为“爱尔兰诗人”。其实与希尼的情况相似的还有著名爱尔兰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乔伊斯(James Joyce),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萧伯纳(Bernard Shaw)和贝克特(Samuel Beckett)等。爱尔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何其作家在英国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呢?这应从爱尔兰与英国的历史纠葛谈起。12世纪时,爱尔兰开始遭到英国的入侵。

1171年英王亨利二世确立对爱尔兰的统治。1541年起,英王成为爱尔兰国王。1800年爱尔兰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成立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其实质是被英国吞并了。鉴于历史上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1921年,英国与爱尔兰再签条约,允许其南方26郡成立“自由邦”,享有自治权。但直到1948年爱尔兰议会才宣布脱离英联邦,成立爱尔兰独立王国。1949年英国承认爱尔兰王国的独立,但没有归还其北方6个郡(被称为北爱尔兰),因此现在英国的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虽然爱尔兰共和国独立后并没有重新申请加入英联邦,但是它保留了英联邦许多成员国的权利,如:爱尔兰公民在英国享有所有英国公民权利,可以参加英国军队和英国国内选举。据此,1949年前并没有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出生于爱尔兰地区的作家毫无疑问都可被称为英国作家,当然为了强调其爱尔兰身份,也可以称其为爱尔兰作家,因为可以认为他们是出生在爱尔兰地区的作家。而就希尼个案而言,他1939年出生于北爱尔兰,在当时理应被称作英国公民,但他后来又迁居都柏林,并拥有爱尔兰共和国颁发的护照。可见,无论是“英国诗人”或“爱尔兰诗人”的称谓对他都是合适的。

希尼出生在北爱尔兰的农场,爱尔兰人的生活方式和天主教徒的身份深深影响了他。但是由于1947年英国教育法案在北爱尔兰的实行,希尼在英国出资的学校内接受的是传统的英国式教育,接触了英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因此,希尼在校内学习了乔叟、拜伦和雪莱等人的诗歌、莎士比亚的戏剧,在校外学习的却是爱尔兰的民谣和语言。作为一个拥有双重身份、接受两种文化的作家,希尼本人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他究竟是选择或是更在乎哪种身份?在面对来自不同公众的期待时,他又是怎样应对的呢?

希尼多次提到自己的困境。他曾说:“我用英语书写和说话,但并非完全像英格兰人那样思考。我教英语,且在伦敦出版作品,但英语传统不是我的归宿。在学校,我学习盖尔特文学和英语文学……”(Heaney, *Preoccupations* 41)他在选自1987年诗集《山楂灯笼》(*Haw Lantern*)中的《界标》(“Terminus”)中又提到过他的两难处境:“我是分界水渠和分界水渠的堤岸,/忍受着双方要求的限制。/两个水桶比一个水桶容易提。/我在其间长大成人。”(转引自傅浩 20)有时,希尼非常具体地表明了自己的困惑:“无论我跨入、规避任何意识,还是有意进入公众生活,我都得到太多的关注,这使我没有前行,而是本能地回避。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不负责任,还是有益的保存。我无法明白这些问题。”(qtd. in Corcoran 262)

希尼对身份的选择曾经犹豫不决,并因此引发过不少争议。虽然在早期诗歌中

希尼就较为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身份,但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在现实中他有时却不愿向公众坦言自己的立场,恰如他在诗歌《英国的麻烦》(“England’s Difficulty”)里所写的:“我是个逗乐好手,穿过前线小心地说出口令,斟酌对哨兵说的每句话,我不向任何人报告我的想法。”(68)1972年,身为天主教徒的希尼不愿按照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的意愿对北爱冲突明确表态,因此备受非议,只好无可奈何地迁居爱尔兰的威克洛郡。从他的诗歌可以看出他对爱尔兰怀有深厚的感情,但是如果他在现实中明确表态,等于承认自己的民族独立立场,那么,显然这是支持当时的民族主义者为统一爱尔兰的斗争,这将导致北爱尔兰内部主张脱离英国的统治而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的天主教徒和主张继续留在英国的新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升级,也会导致这些天主教徒与英国当局的冲突加剧。也许,出于这种考虑,希尼选择了离开。此举曾被人认为是逃避现实,甚至是对北爱尔兰的父老乡亲的背叛(Morrison 72)。这也许导致了后来有评论家质疑希尼的身份:“爱尔兰诗人的称呼是否是阐释希尼的最佳方法?”(O’Donoghue 26)还有人坦言:“希尼并非一直都是爱尔兰诗人。”(Fennell foreword)实际上,选择离开的无奈之举是希尼的“和平”愿望所致,如同选自1979年的诗集《野外工作》中的《收获结》(*Harvest Bow*)所道出的:“艺术的终极是和平……此结(这里指的是收获结)却因它穿过而光亮,并依然温暖。”

(125)这时的希尼已经逐渐向“和平”或者说“折衷”的策略过渡,如同有论者提到的,“正是在希尼创作中期的诗集《野外工作》和《斯特森岛》(“Station Island”)中他摆脱了困境,不受自己的义务——忠于出生地和所在集体——的约束。”(Kastan 24)但是,他还没有完全选择“折衷”之举,因为他仍然心存疑惑。

1982年,在《企鹅当代英国诗集》中,编辑把希尼等六名北爱尔兰诗人称作英国诗人,并认为希尼是“近十五年来最重要的诗人”(Morrison and Motion 12)。令人遗憾的是,希尼并没有领情,1983年他发表了公开信,对编辑称之为英国诗人提出异议:“……我一直在犹豫,……我是否该写出来,/或者顺其自然。……我的护照是绿色的/我们的酒杯从不举起/来祝女王康安。……我不喜欢/被置于企鹅丛书的/强烈的灯光下。/非常遗憾/我本人的无礼/但是,英国并非正确的称呼/您真诚的,谢默斯。”

(Heaney, *An Open Letter* 1-14)可见,在内心深处,希尼更注重自己的爱尔兰身份。60年代起,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再次激化,英国与爱尔兰的矛盾也在加深,文学领域的身份问题逐渐成为争论的主题。作为北爱尔兰作家的一员,在他们为身份问题而争议时,希尼只能选择站出来,这是他首次明确表态,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因为他逐渐意识到在创作中过多地坚持和强调爱尔兰身份并非正确的策略,对自己的

创作未必有利,更重要的是这可能无益于国家的和平与安定。

### 三、诗人身份选择的调整

在1984年诗集《斯特森岛》中,希尼借用幻觉中碰到的乔伊斯道出自己的思想转变:“突然他(指作者幻象中的乔伊斯)用拐杖敲着一个/垃圾箱说:‘作家的责任/不允许你顺从惯例习俗。/无论你做什么都要独立自主。/主要的事是写作/为兴趣而写。培养一种工作欲望/使你想象写作就是天堂……’”(150)言下之意,作家理应自由地写作,不要接受太多的约束和牵制,不要“顺从惯例习俗”,也即未必要按照一般人的期待,刻意在诗中表露自己的身份立场,只有“艺术”、“兴趣”才是写作的根本。此诗为希尼后来改变创作策略,淡化身份的选择作了有力的铺垫,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对单一的爱尔兰身份的坚持不是正确之举。接下来选自1987年诗集《山楂灯笼》的《来自良心的共和国》(“From the Republic of Conscience”)呼应了前诗。作者描写自己对想象中的良心共和国的访问,诗歌最后一节写道:“我从那个淳朴的共和国归来/两手空空,海关女公务员/坚持认为我能带出关的就是我自己。/那老头站起来盯着我的脸看/并说官方承认/我现在已是双重国籍公民……”(163-164)“双重国籍”身份的承认说明希尼在此没有坚持以前单一爱尔兰身份的立场。可以说,这是他选择身份策略的调整。这种调整在选自同一本诗集的《消失的海岛》(*The Disappearing Island*)中也可见端倪。此诗以想象中的海岛来象征爱尔兰,“一次我们发现自己被放逐在孤岛上……/那海岛像海浪一样在我们脚下破碎。/只有最后的时刻拥抱它/那承受我们的土地似乎才可固守。我相信在那儿发生过的一切都是幻觉。”(174)诗歌表达了希尼对爱尔兰命运的担忧,但是他没有绝望,而是认为他们在最后时刻的拥抱可以保留和固守土地。可见,个人的努力可以保留和延续爱尔兰的意识和文化。希尼对爱尔兰文化的沦丧具有危机意识,但他认为,即使濒临消失的边缘,爱尔兰身份仍需守护。在“拥有了双重国籍后”,他没有轻易弃离爱尔兰身份。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他承认自己英国身份的同时也不忘爱尔兰身份。

希尼对自己身份问题的“折衷”策略就是承认自己的两种身份,这在后来得到进一步的明晰表述。1995年,他在文集中写道:“英国和爱尔兰历史是交织的,爱尔兰性是个多容性概念。我们没有必要放弃对它的坚持……在多种文化身份中的平衡理念应该推广。”(Heaney, *The Redress of Poetry* 202)其实这里的平衡理念就是他的平衡或者“折衷”策略。这是他的创作顺应历史潮流的表现。1968年起,北爱尔兰问题导致一系列冲突和暴力活动。直到1993年英国与爱尔兰签署了“唐宁街协议”



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才正式启动。这对希尼的选择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不再片面强调爱尔兰身份,没有支持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是在文本中寻求和平的途径和平衡的策略。也许,这是他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原因之一。其实,“平衡”的观念是由希尼以前的思想发展而来的。在1980年的文集《沉思》(*Preoccupations*)中,他写道:“我猜想,我身上的阴性因素与爱尔兰有关,而阳性因素则来自英国文学。这些声音朝两个方向发展……因而我有一种概念:我是英国一个郡区中的爱尔兰人。后来,我认识到我的出生地早已存在这种复杂的忠诚与两难。”(34-37)希尼承认了自己的困境,也承认了自己的两种身份,可见他那时起至少已经在开始思考如何巧妙地应对两种身份。

希尼应对两种身份的选择策略就像他在后期诗作《干草杈》(“*The Pitchfork*”)中对“干草杈”的形容:“它最终学会随着简单的引导/超越既定目标,飞往另一世界/那儿尽善尽美——或是接近完美——这幻想/并不在于瞄准的目标,而在放飞它的手中。”(180)几经周折,几度思忖,经过不断调整,希尼终于找到完美的“平衡”策略,承认了自己的二元身份。这种“求和”的策略对于爱尔兰和英国的和睦共处以及国家安定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就此而言,他的选择是他反思文学、社会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的产物,也是与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相适应的,因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全球各国之间的差异将日渐缩小。在人们心目中,国家疆界的观念将逐渐淡化,身份问题也将随之淡化。他的诗歌作品和最终的身份选择对完美的创作作出了最佳诠释。

### 注释【Notes】

- 1 具体可参见董洪川《希尼与爱尔兰诗歌传统》和杜心源《进入世界的词语——西默斯·希尼诗的语言形式与民族身份建构》。
- 2 参见李成坚《作家的责任与承担——论谢默斯·希尼诗歌的人文意义》。
- 3 选自希尼诗作中的引文如果出自吴德安的译文,下文仅注明页码,不再详注。

###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Bei, Ling. “Face to Face Talk with Seamus Heaney.” *Reading 4* (2001): 87-95.  
[贝岭:《面对面的注视——与谢默斯·希尼的对话》,《读书》2001年第4期,第87-95页。]
- Corcoran, Neil. *Seamus Heaney: A Critical Guid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8.
- Du, Xinyuan. “The Glossary that Comes into Existence: Seamus Heaney’s

- Language Forms and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06) : 95-105.
- [杜心源:《进入世界的词语——西默斯·希尼诗的语言形式与民族身份建构》,《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2期,第95-105页。]
- Fennell, Desmond. *Whatever You Say, Say Nothing: Why Seamus Heaney is No. 1*. Dublin: ELO Publication, 1991.
- Fu, Hao. “Fifteen Poems by Seamus Heaney.” *Foreign Literature* 1 (1996): 15-21. [傅浩:《谢默斯·希尼诗十五首》,《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第15-21页。]
- He, Ning. “On Heaney’s Series of Bog Poems.”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06) : 90-95. [何宁:《论希尼的“沼泽”系列诗歌》,《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2期,第90-95页。]
- Heaney, Seamus. *An Open Letter*. Derry: Field Day Theatre Company Ltd, 1983.
- Heaney, Seamus. *Poems and Essays*. Trans. Wu De’an.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1. [希尼:《希尼诗文集》,吴德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
- Heaney, Seamus. *Preoccupations: Selected Prose 1968-1978*. London: Faber & Faber Ltd, 1980.
- Heaney, Seamus. *The Redress of Poetry*. London: Faber & Faber, 1995.
- Hou, Weirui.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6. [侯维瑞:《英国文学通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 Kastan, David Scott.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 3.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 Morrison, Blake. *Seamus Heaney*. London: Methuen, 1982.
- Morrison, Blake and Andrew Motion. *The Penguin Book of Contemporary British Poet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82.
- O’Donoghue, Bernard. *Seamus Heaney and the Language of Poetry*. NY: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